

底頁背景(圖 1)

國合會行動醫療團-帛琉醫療之旅

在 100 年 8 月 13 日至 8 月 27 日期間，筆者很榮幸有機會可以參與由財團法人國合作發展基金會（簡稱國合會）所組成的行動醫療團，到我們的友邦-帛琉，進行醫療服務。此次醫療團的主責醫院是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由侯勝茂院長帶領，團員有眼科鄭成國醫師，皮膚科蔡昌霖醫師，醫工高寶堂課長，及來自桃園長庚的楊宗憲醫師及筆者進行針灸治療；除此之外，還有新光的行政人員林美貞小姐，國合會陳志福組長及行政劉思宏小姐，有了他們的協助，讓我們可以更專注於醫療而無後顧之憂。

帛琉簡介

帛琉(Republic of Palau) 位於北太平洋北緯 8 度，東經 134 度，在密克羅尼西亞海域之西南方菲律賓與關島間之太平洋主要航線上，面積 494 平方公里。帛琉群島 1543 年由葡萄牙人發現，但後來為西班牙人統治，西人為帛琉帶來了文字及基督教，1899 年因其與美國戰爭，帛琉被售予德國，著名的德國水道(German Channel)，就是在 1900 年其為縮短磷礦開採路徑，而用火藥炸開洛克群島南端的淺礁(環礁)而成。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由日本託管，日本人所帶來的文化衝擊遠遠的超過了西班牙與德國，他們在 Koror(科羅爾)建立了學校、電力及水力系統、道路，使得科羅爾一直到現在還是帛琉最熱鬧的地區。二次世界大戰後帛琉由美國託管，美國幫助了帛琉建設及國防的需求，在 1978 年由公民投票決定獨立，在 1981 年成立自治政府，1994 年正式獨立，稱為「帛琉共和國」。目前帛琉人口約 20000 人，外籍人口約 6000 人，大部份為帛琉土著，屬密克羅尼西亞人，外籍大都是菲律賓人。帛琉的官方語言為英語與帛琉語，老一輩的帛琉人則會使用日文。

帛琉與台灣在 1999 年 12 月 29 日建交，雙邊關係良好，兩國間的經貿活動、政治醫療交流均相當頻繁。帛琉仿美國白宮圓形屋頂建築的新首都，加上兩側的國會大廈、司法大廈，正是台灣幫助友邦的表現。

緣起

今年 6 月初，一個再平淡不過的午後，部上的助理帶來一個令人震奮的消息，『正航，願不願意到帛琉義診啊？』；帛琉，一個對我來說算是陌生的國家，一個都是海跟貝殼，還有每個朋友都會拍一張滿臉滿身都是白泥巴照片的渡假勝地。我心想：『這樣的一個地方，不知道醫療水準如何，對中醫的接受度高嗎？』我帶著疑惑詢問部上另一位去年曾到帛琉義診的醫師。『帛琉的醫療資源匱乏，

而且分配也不平均，且很多醫師是從外國來的。」那位醫師這樣回答我，『那帛琉人對中醫的接受度如何？』我接著問，『帛琉人對中醫的接受度滿高的，中藥的使用在當地不盛行，但他們相當喜歡針灸』。大概瞭解了當地的醫療環境後，沒有考慮太多便決定前往。接下來的是申請臨時行醫證明、計算所需醫療器材，兩個月後，我踏上了前往帛琉的旅程。

啟程

從台灣到帛琉的航程大約是 4 小時，在機上的我抱著一顆期待又忐忑不安的心，期待的是可以將針灸帶到帛琉，替居民解決病痛，忐忑的是不知道可以替他們帶來多少幫助。雖然心中充滿了不確定，但是我一定會盡我最大的能力來幫助他們。

帛琉方面負責接待我們的是帛琉國家醫院院長兼衛生部長 Dr. Stevenson Kuartei 及負責國際交流事務的 Temmy Temengil，在他們的介紹下我們瞭解了帛琉現今的醫療現況，及需要幫助的地方。此行醫療團的兩個主要的任務，一是執行診療，二是侯院長將深入瞭解其困難之處，如醫療人員的訓練，醫療設備的維修，進而與其討論合作的方案。

(圖 2)

我方與帛方人員(左起農技團孫團長、林美貞小姐、蔡昌霖醫師、筆者、國合會陳志福團長、汪漢源參事、侯茂勝院長、鄭成國醫師、衛生部長 Dr. Stevenson Kuartei、楊宗憲醫師、右 1 為劉思宏小姐)

(圖 3)

(左起筆者、前衛生署長侯院長、長庚中醫楊宗憲醫師)

帛琉主要是由 200 多個小島組成，但大都無人居住；此次主要診療的地點是在科羅爾上的帛琉國家醫院(Belau National Hospital)，此外還去了三個地區性的醫療衛生站，分別在大島的西、北、及東邊，另外還有兩個離島，南邊的貝里琉(Peleliu)及極北邊的凱揚(Kayangal)。因為此行有兩位針灸科醫師，故這五個外圍的醫療點由我們兩位輪流前往，保持了帛琉國家醫院中一直有針灸科醫師的狀態，讓科羅爾的居民能持續接受治療。

帛琉國家醫院雖然是國家級的醫院，但整體設備仍較為簡陋，許多的醫療儀器設備仍需靠邦交國援助。建築物也多為平房，與台灣的醫學中心高樓林立，無法想像這是一間國家醫院。整個國家醫院的醫師大約有 20 名，以一般內外科及婦產小兒為主，像是眼科皮膚科等小科均無。此次針灸科是結合復健科的治療室來當作診療的地方。此次針灸科主要工作的地點是在其復健科的治療室，其治療室中原本即有復健器材，包括階梯、走路平衡桿，Treadmill 及 3 張治療床等。由於往

年來針灸科就診的人數都很多，所以除了治療床外，在走道上放置座椅給患者使用。復健科有 7 位復健師，這群可愛的夥伴在接下來的工作天中，幫忙我們與患者溝通，因為雖然帛琉的官方語言是英文，但當地人還是習慣用帛琉話溝通，一些老一輩的帛琉人甚至只用講日語。除幫助溝通翻譯外，他們還負責安排看診順序及座位，一般病人到了治療室後，他們會報到，而復健師們會記錄其主訴，而後再依病情需要安排或坐或臥。

(圖 4)

(圖 5)

筆者與帛琉國家醫院

(圖 6)

復健科治療室，針灸科在此工作

經過了早上的醫院介紹後，我們利用中午的時間來準備下午要開始治療的器具。下午時間一到，果然就有許多人前來；來到一個陌生的環境多多少少令人緊張，從午休時間開始我就在心中一直模擬著看病的情形，還好帛琉人生性開朗，他們用熱情及微笑化解了我的不安。我的第一個病人是一個 70 歲的老先生，主訴是左側顏面神經麻痺，過去沒有針灸的經驗，我關心的詢問他是否會害怕，他老人家很豪邁的跟我說不會，於是我用了顏面的穴道搭配合谷使用，針完時間了老伯還好嗎？他也是很豪邁的說 OK，那知道我在治療第三個病人的時候，復健師就跑來問我說老伯會頭暈很正常的嗎？我過去看到老伯嘴唇發白，眼睛半閉，原來老伯雖然對針灸毫不恐懼，但還是發生了暈針的現象，我趕緊將他扶到床上平躺，移除針的同時，請另一位夥伴去倒了杯溫水給老伯，在旁觀察了一下，老伯就慢慢的恢復了意識。因為了這次的經驗，我更加的注重跟病人的溝通，我會跟先跟病人解釋要針的部位，針刺後的感覺，針灸過程中會不時間病人是否可以承受，針刺結束後再次詢病人的感覺，以確保病人的安全。雖然以暈針開啟了此次的針灸行，著實讓我小小的嚇了一跳，讓我知道沒有接觸過針灸的病人縱使不怕，但還是要小心；這一趟帛琉行，讓我遇見了 6~7 例的暈針，但每次均能順利解決。

此行來針灸科就診的患者，前三大疾病分別為 1.下背痛；2.膝關節痛 3.頸部疾患；前兩項疾病應與肥胖有關，帛琉人的體形通常較為碩大，可能與近代帛琉人因外來飲食的接受度提高，如漢堡、牛排等，早期帛琉主食為芋頭、樹薯及魚類，水果則以香蕉及椰子為主，食物不算充足，飲食習慣的改變使得肥胖為帛琉人一個重要的健康問題，不適當的體重使脊椎及膝關節的壓力增大，而產生下背痛及膝關節疼痛的問題。所以在治療患者的同時，我也會給予減重的衛教，使其瞭解控制體重的的重要性，讓他們知道良好的體重控制對身體健有極大的好處。除了下背痛與膝關節疼痛外，也有許多不孕症的病人前來求診，這些婦女都有著

體重過重的問題，他們的舌苔均厚膩，脈象多沉滑，就中醫的觀點來說應是痰濕阻於胞宮，造成妊娠不易，於是我選用許多脾經的穴道，幫助其健脾利濕，再搭配腹部的奇穴，如子宮，或是任脈的氣海關元等，另外還叮囑他們一定要控制飲食，有時間要多多運動，才會有幫助。

除了肥胖外，有相當多帛方居民有相當多鼻過敏及氣喘的問題，我一開始聽到時相當驚訝，因為我的印象中是生活在都市中比較會有這樣的疾病，像帛琉這樣一個天然無污染的地方，為什麼許多居民也有這樣的問題？原來帛琉的濕度相當高，當地大部分的居民又住在木造房屋內，所以相當潮濕，對居民的呼吸道造成傷害。過敏性鼻炎的病人大都會鼻塞，他們針灸後鼻道瞬間暢通，對針灸的療效嘖嘖稱奇，有些病人回診時說針灸後打噴嚏流鼻水的頻率變少，對效果相當滿意。

由於是使用復健科治療室，那兒本來就有許多腦中風的患者來復健，復健師們會轉介他們使用針灸，讓復健的速度更快一些；我們使用頭皮針與體針合併治療，希望可以讓患者的肌力有所改善。有一位是去年中風接受過針灸治療後復原的相當不錯，他表示去年的針灸治療讓他進步很多，今年知道醫療團要來，特地又接受治療，希望可以再恢復的好一些。

當地的患者及復健師都有『那裡痛針那裡』及『針數越多越好』的觀念；一個腰痛的病人，對於要使用手背上的『腰腿點』治療腰痛，他們常常覺得很奇怪，但是經過治療後發現確實能減緩疼痛，就覺得相當神奇；所以我們在治療時，也常常要跟病人及復健師解釋為什麼，也會教他們一些簡單的穴道及傷科的手法。其中的一位復健師 John Mark，就會常常跟我們討論如何取穴的問題，我們也會教一些較方便取，實用性較高的穴位，希望在我們離開之後，居民們仍能利用按壓的手方達到治療的目的。

(圖 7)

利用手部腰腿點治療患者腰酸的問題

(圖 8)

局部選用肩部穴道

(圖 9)

帛琉當地高中生參訪，對針灸相當有興趣

鄉村醫療站

由於帛琉大部分的人口及資源都集中在科羅爾，所以其他的洲醫療資源相對匱乏，因此，我們造訪了大島上的三個衛生站，分別位於東邊的 Ngaremlengui State，北邊的 Ngarchelong State 及西邊的 Melekeok State。三處均是屬於基層醫療的衛生站，主要是提供衛生教育宣導，疫苗注射等基本醫療。其設備簡單，有

病房的設置，但就只是一間房間裡面放了幾張病床而已；雖然有牙醫的診療檯，但都荒廢不用，顯示出硬體的部分雖然有外國的援助，但是人員的訓練是相當缺乏的。針灸有著儀器簡單、操作方便的特性，在設備簡單的衛生站依然受到歡迎；大部份的居民以漁業為主，因勞動量大，造成了腰背痛及膝蓋疼痛，短短 20 分鐘的針灸可以讓他們覺得改善許多。

(圖 10)

帛琉共分 18 洲，此次醫療團的蹤跡從北到南

在地區衛生站中我發現完整的性病衛教單張及保險套，好奇的我向當地護理人員詢問為何如此強調性病防治？原來這與當地民情有關，因帛琉受美國託管過，受到美國的影響，所以在性及性教育的方面相當開明，不像其他落後國家對於性總是難以啟齒，所以對學生的性教育從中學起即相當完整，性病防治的部分也是相當完善。

(圖 11)

性病防治衛教單張

(圖 12)

醫院及衛生站皆有免費取用的保險套

離島醫生

有兩天的診療動是安排在離島，分別是最北邊的 Kayangel(凱揚)及南邊的 Peleliu(貝里琉)，兩個島的船程均需 1.5 至 2 個小時。出發至貝里琉的那天，因為風浪大，海象不佳，讓我們坐船就好像坐在雲霄飛車上，上上下下的顛簸及不時強烈的震動，讓我頭暈做嘔，好不容易上了岸，我還是覺得地面在搖晃。貝里琉島帛琉礁脈的最南端，太平洋戰爭中最激烈的戰役就是在此進行，原本預計 4 天結束的戰役，持續了兩個月，幾乎將貝里琉夷為平地，其傷亡率在太平洋戰爭中是最高的，現在島上還可以看到路旁廢棄鏽蝕的戰車及彈殼，及當年日軍所建的碉堡；島上的居民大都是漁民及種植大麻，沒有餐廳或旅館，醫療及物資均仰賴科羅爾的補給。島上的居民若有病痛，大都只能到衛生站拿取一些藥品，或是使用當地草藥，較嚴重的就只能忍受顛簸的船程回到科羅爾求診，因為當地就業機會不多，青壯年大都至外地工作，所以只留下老年人獨居在貝里琉，在缺乏照顧的情況下，常常有人病死在家中而多日無人發現的情形發生。

此次前來就診的患者，以下背痛及膝關節疼痛為主，有許多人膝關節已嚴重變形，但因當地醫療資源缺乏，經濟也不好的情形下而無法就醫，他們看到醫療團的到來，熱情的希望可以藉針灸來減輕其痛苦，我除了盡心力幫他們治療外，心中想的是：就算此次可緩解他們的痛苦，那之後的他們要怎麼辦呢？想到這

裡，心中有著一股無奈與無力感。

(圖 13)

在異鄉--帛琉南端貝里琉看到中華民國的國旗，心中有著莫名的感動

(圖 14)

在貝里琉衛生站外與工作人員合照

(圖 15)

德國水道造成海的顏色不同，上方海鷗發現了魚群，群起獵捕中(攝於從 Peleliu 回程中)

兩天之後原本預計要去極北端的凱揚，因為風浪實在太大，在上船後還是決定取消，熱情的我們原本執意前往，但醫療人員說過大的風浪會讓小艇上下震蕩太大，對頸椎及腰椎會造成傷害。果然當日在帛琉國家醫院的急診室，就有台灣旅行團的人因乘坐小艇風浪太大而造成腰椎壓迫性骨折而就醫；讓我們見識到了海的力量，也對來回在各島間的巡迴醫師的精神肅然起敬。

他科業務：

侯院長此行主要是與帛方討論如何參與 ICDF 五年醫療功能提升計畫，其與帛琉總統 Johnson Torribiong、國務院院長 Victor Yano、衛生部部長 Stevenson Kuartei 及國合會陳組長，多次討論，主要是本著『給他們魚吃，不如教他們釣魚』的精神，希望介由代訓帛方醫事人員，及聘任具公共衛生專長之人員常駐帛琉，就雙方合作事宜進行討論，讓他們的醫療能力提升，而不是單純的讓別人來幫助他們。

(圖 16)

侯院長與帛琉衛生部部長兼國家醫院院長 Stevenson Kuartei 簽署五年計畫草案合作 MOU

眼科業務：

眼科醫師在帛琉是很缺乏的，他們沒有檢查儀器，也沒有開刀房的設備。眼部疾病一定要到附近的菲律賓或是夏威夷處理，再不就是仰賴國外醫療團的幫助。此次應帛方要求，由新光醫院鄭成國醫師到帛琉幫助當地患者。由於當地檢查儀器的缺乏，故此行特地從台灣帶了間接型眼底鏡及裂隙燈前往。鄭醫師也跟著醫療團東奔西走，到達鄉村及離島地區，替居民做眼睛的檢查。由於糖尿病在帛琉相當盛行，所以視網膜的檢查是鄭醫師此行主要的任務。幸運的是大部份的居民視網膜都算正常，主要讓居民前來就診的原因以遠視為多。而許多白內障手術後的病人狀況也不錯。另外就是有一些小朋友有斜視的問題，鄭醫師也提出了適當的建議。

(圖 17)(圖 18)

眼科鄭成國醫師幫病人看診

皮膚科業務：

或許大家會覺得很奇怪，為什麼帛琉需要皮膚科醫師？在台灣大家很容易把皮膚科與美容聯想在一起，往往成了愛美的代名詞，但帛琉地處潮濕，有許多人患有黴菌感染的問題，而且可能已經不舒服 10 幾年了，但是他們沒有好的解決辦法，只能與其共存；而此次蔡昌霖醫師即發揮所長，不僅給予藥物治療，也給予他們適當的衛教。

(圖 19)

蔡昌霖醫師看診情形

心得感想

很榮幸有這次的機會可以到帛琉進行海外醫療；帛琉是一個很美的島國，四面環海，到處放眼都是海天一線的景色，另人心胸開闊，下診後回到住處，坐在陽台上享受著緩緩移動的雲，微微的風，淡淡的海水味，讓人倦意全消。原本擔心適應不良的我，竟悄悄的融入了當地的生活，不知不覺的就過了半個月。而帛琉人民天生熱情開朗，他們會熱情的跟你打招呼，跟你開玩笑，爽朗的笑聲總是透露著無憂無慮，讓長年生活在都市壓力下的我們也跟著心情愉悅起來。

醫療團雖然在帛琉只短短的停留兩周，但我們不希望只是單純帶來醫療，而是希望可以留下些什麼，我們希望他們因此學會一些簡單的穴道應用，或是對針灸發生了興趣，而願意到台灣來學習，或是經過衛教後，在觀念上有所改變，希望種種在我們離開之後也能在帛琉繼續流傳，讓他們自己可以幫助自己，而不是一直仰賴外來的援助。

有許多抱有這樣理想的人來到了帛琉，我遇到了我國的公衛護士雅琪，日本的復健師健司及醫檢師真知子，還有許多我沒有接觸到的他國志工，大家都希望可以讓帛琉漸漸的好起來。

最後感謝本科的楊主任給予我這個機會讓我參予此次醫療團，也感謝孫副院長給予我針灸學的指導，更感謝當地駐館與當地許多僑界人士的幫忙，行醫團才能如此順利完成任務，讓我有一個難忘的經驗。